



周德东

中短篇小说自选集

只有那个耳聋的老太太端端正正地坐在炕上，对他笑。他傻了，颤巍巍地问那个老太太，那三个人去哪儿了？老太太说，他们和我换房了，在东屋。

周德东◎著

名家|自选|文库

選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新
選

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德东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/ 周德东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104-3204-0

I. ①周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5454号

周德东中短篇小说自选集

作 者: 周德东

责任编辑: 赵 涛 王道应

排版设计: 丁 娟 刘 伟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策划出品: 北京兴盛乐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388千字

印 张: 24.75

版 次: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3204-0

定 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这个世上有鬼神吗？

“这个世上有鬼神吗？”

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很幼稚。

经常有读者这样问我。起初我也觉得这些提问者很单纯，很可爱，于是耐心地说：“没有。”我经常幻想，在我深夜写作的时候，一转头就看见一个美丽的女鬼，静静站在我的背后红袖添香。可是，不知道盼了多少年，一直未能如愿……我想你的运气不会比我好多少。

受父亲影响，我从小就是个唯物主义者。我觉得，一个男人要阳光灿烂，要火气旺盛，不能阴虚，不能神神叨叨。因此，我基本没有不敢做的事，哪怕在停尸房睡一夜；因此，任何人在我面前煞有介事地描述他或她怎么撞了鬼，我都认为是在编故事，忍不住笑；因此，三十岁之后写恐怖小说，解构一个个恐怖骗局……

我一边写恐怖小说也一边在思考这个世界。

迷茫的读者层出不穷，有少年，有青年，有中年，有老年，他们通过短信、邮件、QQ、贴吧、论坛、博客留言、微博私信……继续追问：“这个世上有鬼神吗？”

我忽然觉得，这个问题一点都不简单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，甚至整个人类都回答不了。

如果我继续摆出一副灵魂工程师的样子，做出一副无所不知的表情，笑眯眯地回答两个字——“没有”，然后就完成了任务，那其实是不负责任的。

老实说，现在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

四十岁是不惑之年，我终于和那些读者一道变得迷茫起来。（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一个人由清楚变迷茫是成长了。）

我不能说“有”。

除了幽默，我的小说中基本没出现过鬼神，我不能让我的读者变成迷信一

族。更重要的是，从小到大，我不曾亲眼目击过一次鬼神，因此我不可能承认它的存在。

我也不能说“没有”。

这个世界太深邃了，任何伟大的哲学家都无法探究到底。我是一个文人，普通人类中的一员，如果我张嘴就否定一个全人类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的问题，那无疑是草率的、愚蠢的。我只能说，这个世上也许不存在我们人类定义的那种鬼神，它们是一代代人类想象出来的东西，带着明显的人文痕迹，并不可信。但是，我们也不要轻易否定这个世上存在着更伟大的灵物。细菌被装在瓶子里养殖，它了解人类的秘密吗？同样的道理。

至此，我想起了两句名言：

1. 任何定论都是浅薄的。
2. 怀疑永远更接近真理。

（它们全部出自一个叫周德东的人之口，说得好极了。）

以后，肯定还会有读者这样问我：“这个世上有鬼神吗？”那时，我会真诚地回答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。”

Contents

目 录

001	第 N 种复仇方法
094	保 姆
117	看不见的丈夫
125	恐怖的草甸子
138	太阳是假的
155	影 子
175	催 眠
208	度 假
230	赶 尸
265	幽灵船
277	毕业百分百
290	寻 人
310	J号楼保安
351	纸 人
369	恐怖的鸚鵡

第 N 种复仇方法

预料之中的恐怖，命中注定的恐怖，都不至于让我们如此害怕——明明阳光灿烂，明明幸福平安，明明没做亏心事，明明在读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恐怖故事……突然，一只不怀善意的手从背后颤巍巍地伸过来了，它是来要命的。

一 古怪的乘客

张清兆开五年出租车了。

没活儿的时候，他经常听其他的出租车司机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。

有个司机，晚上拉了一个头发很长满脸疙瘩的年轻人，一看就是个地痞。果然，到了目的地之后，那个年轻人一边开车门下车一边说：“大哥，下次一块儿给你啊。”

这个司机没敢说什么。

大约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，他又拉了一个乘客，感到很面熟，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

下车时，那个人说：“大哥，下次一块给你啊。”

他一下就想起来，这家伙正是两个月前坐车不给钱的那个地痞，不由嘟囔了一句：“这已经是下一次了……”

还有一个司机，他跑夜车。

一天半夜，他拉了一个妖艳的女孩。

那个女孩坐在他旁边，主动跟他搭话，言语放浪，表情风骚，话题直奔下三路。走出两条街之后，她已经把手伸过来，开始摩挲他的“根”了……

那一次，他当然没有赚到钱，只享受了一路抚摸。

张清兆很内向，是个老实人，他不愿意遭遇无赖，也不奢望碰上那种“艳福”。他只想每天多赚几张钞票，给老婆带回好生活。

这天是个阴天。

张清兆跑了一天，只拉了几十块钱，其中还有一张十元的假钞，他很沮丧。

天黑下来，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少。

他在滨市第二医院门口趴了一会儿，看到风挡玻璃上落了几个雨滴，就打算回家了。

他刚刚把车开出不远，就看见路边有一个踽踽独行的人，他穿着雨衣，慢慢朝前走。

那是一件灰色的雨衣。

稀稀拉拉的雨只落了几滴，现在已经停了，这个人却穿着厚重的雨衣，看上去有些古怪，而且，他还戴着雨衣的大帽子，把脸遮得严严实实。

张清兆把车慢下来，按了几下喇叭。

那个人理都不理，闷头朝前走。

显然，他不想坐车。

张清兆一看没戏，就踩下油门，走了。

没想到，他刚刚开过去，就从反光镜里看到那个人突然举起手来，朝他摆了—下，好像正在想什么，猛然意识到有出租车开过。

张清兆踩了一脚刹车，停下来，扭过脖子，透过后窗看他。

那个人低着头朝前走，步履依然那样缓慢，张清兆开始怀疑他刚才摆手并不是想要车。

终于，他走到了车旁，伸手拉开车门，低着头慢慢钻进来。

他坐在张清兆旁边的座位上，又慢慢抬起头，直视正前方，那个雨衣的大帽子挡住了他的脸。

“师傅，你去哪儿？”张清兆小心地问。

他没说话，只是抬手朝前指了指。

张清兆只好朝前开去。

在路上，这个古怪的乘客一直没有摘掉那雨衣的帽子，也一直没有转过头来，张清兆也始终没看到他的脸。

玻璃上的雨滴又多了几颗。

张清兆打开雨刮器，刮了几下，又关了。

他朝前开出了几条街，这个乘客始终不说话，也不指路。

张清兆有些不安，又问了一句：“师傅，还朝哪儿走？”

那个人又慢慢抬起胳膊朝前指了指。

张清兆没办法，只好一直朝前开。

渐渐地，路上没有人了。

渐渐地，两旁的路灯也没了，只有车灯的光惨白地照在路面上。

张清兆开始胡思乱想：这个家伙会不会是一个地痞呢？

也许，他的头发很长，而且满脸疙瘩，下车时他会突然转过脸来，低低地说：“大哥，下次一块儿给你啊。”

张清兆马上又想到，假如他仅仅是—不给钱，那还不算什么大事，在东北，这种事多了。

他怕就怕，走到偏僻之地，这个家伙突然掏出一把刀来，一声不吭就扎进他的脖子，然后，搜走他身上的百八十块钱，把他扔到草丛里，开走他的夏利车……

张清兆有点后悔了。

这个人第一眼看上去就不正常，为什么还要拉他呢？

现在，他已经无法赶他下去了。

他一边开车一边紧张地朝两旁张望。这里是市郊，属于太平区，远离市中心，平时，他很少开车到这地方来。

两旁的楼房黑糊糊的，只有寥寥几户人家亮着昏黄的灯光。

他想跟这个乘客说点什么，引他转过头来。

他必须看到他的脸。

“师傅……”张清兆转过头去，挺友好地叫了他一声。

这个人面朝前方，纹丝不动，好像没听见。

张清兆慢慢把头转回来，不尴不尬地住了口。他的心开始“怦怦怦”地狂跳。

他陡然想起了同行讲的一个鬼故事：半夜，一个乘客上了一辆出租车。

他说他要去郊区的某某村。

司机没多想，就拉他走了。

一路上，司机总闻到有一股纸灰的气味。

那个乘客很少说话，表情一直冷冷的，目视前方。

出了城之后，越走越荒凉。

终于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那个乘客突然伸手示意司机停车。

司机停了车之后，四下看了看，脑袋“轰”的一声就大了：借着车灯的光，他看到路两旁都是荒地，杂乱的草丛中布满了高高低低的坟，有的坟头上还飘动着白花花的纸幡。

他全身发冷，颤颤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来这里……”

那个乘客冷冷地说：“烧纸。”

然后，他按照表上的价钱付了车费，打开车门走了。奇怪的是，他下了车就不见了踪影。

司机害怕了，赶忙调转车头，想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
这时，车里的纸灰味更大了。

他转着身子找了找，车里没有明火也没有暗火。

最后，他把手伸进了口袋，发现刚才那个乘客给的钱已经不见了，只有一些纸灰……

张清兆抓紧了方向盘。

他看不到这个乘客的脸，那么，这个乘客也同样看不到他的脸。他把头微微侧了侧，偷偷看了看对方的手。

手是他唯一暴露出来的地方。

那两只手太白了，平平地放在腿上，一动不动，没有一丝生气，好像没有血液，没有神经，是两只假肢。

张清兆收回视线，暗暗想，如果他要一直开出城的话，坚决不能去。

又走了一条街，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这个乘客慢吞吞地抬起右手，食指朝下点了点。

张清兆急忙把车靠了边，停下来。

他依稀记得，这个地方叫王家十字。

乘客把左手伸进雨衣，抖抖地掏出一张百元人民币，递给张清兆。他依然梗着脖子，面朝前方。

现在，张清兆已经不想看他了——他怕看到一张血淋淋的脸。

他把钱接过来，捏了捏。这张钱很硬实，应该不是假钞。

他把它装进口袋，开始找钱。

计价器上显示着二十一元，他应该找给对方七十九元。

忽然，他产生了一个不道德的想法，于是，不动声色地把那张十元的假钞夹在了另几张票子里，递给了这个乘客。

一路上，他让张清兆忐忑不安，这是一种报复。

张清兆清楚地记得，他找给对方的钱是一张五十元的，两张十元的（其中一张是假钞），还有一张五元的，一张两元的，两张一元的。

那个人接过钱，没有看，也没有装进口袋，他抓着它，直僵僵地下了车。

他始终没说一句话。

因为那个鬼故事，张清兆紧紧盯着他。

诡异的事情发生了——在他关上车门的一瞬间，人忽地就不见了。

张清兆大惊，在车上转着身子找了一圈，仍然不见他的影子！

这不是活见鬼了吗？

他想了想，横下一条心，打开车门走下去，四下张望。

四周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人。

起风了，地上的草屑和纸片像幽灵一样忽高忽低地乱舞着。

临街的房子没有一间亮着灯，也没有一间开着门。

王家十字很宽阔，这么短的时间，那个人不管朝哪个方向走，都不可能离开张清兆的视野。

他俯下身子，朝车底下看了看，除了四个轮子，什么都没有。

他赶紧钻回车里，探着脑袋朝后面看了看——他担心那个人藏在前后座之间的空当里。

那个空当里黑糊糊的，也没有人。

他挂挡轰油，想立即逃离这个地方。

可是，他太紧张了，离合器松得太快，车一下就憋灭火了。

四周一片死寂。他一边紧张地望着外面，一边手忙脚乱地打火，却怎么都打不着。

他的手脚哆嗦得越来越厉害。

终于，车着了，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猛地狂奔而去。

二 半夜的电话

张清兆直接回了家。

他住在安居小区，买的是二手房。

本来，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，前些年，他做大酱挣了一点钱，在别人的撺掇下，才到城里买了这辆夏利车，开始跑出租。

进了家门之后，张清兆的心还跳个不停。

他老婆王涓睡了，房子里一片漆黑。

她正怀着孕，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。

过去，王涓一直待在农村老家，三年前张清兆才把她接到城里来。

张清兆走进卧室，靠在门板上平静了一会儿，然后打开灯，把手伸进了口袋……

他要看看那张百元人民币是不是变成了纸灰。

没有，它还在，硬挺挺的。

张清兆把它掏出来，在灯光下仔细地看，没有一点毛病。

他松了一口气，又把它装进了口袋。

王涓醒了，她迷迷糊糊地说：“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她的眼睛睁大了一些，盯住张清兆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张清兆反问道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你的脸色太难看了！”

张清兆走到镜子前看了看，果然，他脸色灰白，双眼猩红。

他转过身来，小声说：“没事儿，可能是缺觉。睡吧。”

他一边说一边关了灯，脱了衣服，在王涓身边躺下来。

王涓却精神了，她说：“刚才，我做了一个吓人的梦……”

张清兆打了个冷战，问：“什么梦？”

“我梦见你回来了，穿着一件灰色的雨衣，还戴着雨帽，靠着门板低头站着，我怎么叫你你都不抬头……”

张清兆陡然一惊。

静了一会儿，王涓说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张清兆实在忍不住了，他转过身，在幽暗的夜色中望着王涓，说：“我，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件怪事……”

接着，他就把刚才的事讲了一遍。

王涓的声音都变了：“今天怎么这么邪气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张清兆话音未落，电话突然响了。

他和王涓紧张地对视了一下，都没有动。

电话响了两声就断了。

王涓突然问：“你以前是不是……撞过人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真的没有？”

“真的没有。”

“明天，咱们得找个阴阳先生驱驱邪。”

“没用。”

“试试呗！你天天在外面开车，万一出点事……”

电话又响了。

这次，张清兆抖了一下。

为了方便用车，附近的邻居都有张清兆家的电话，因此，张清兆不能确定是不是来生意了。

他爬起来，一下就把话筒抓在手里：“喂？”

里面只有电流的“滋滋”声，没有人说话。

张清兆听了一会儿，怔怔地把电话放下了。

王涓小声问：“谁？”

张清兆说：“没有人说话。”

“闹鬼了！”王涓一边说一边费力地坐起来，靠在床头上，“你快想想办法啊！”

“我想把这一百块钱……扔掉。”

王涓想了想，说：“那可不行，你跑了一天还没拉到一百块钱呢，扔掉的话，连油钱都搭进去了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挺过今夜，明天你到银行去换一张。”

“……好吧。”

又等了一会儿，电话没有再响，两个人重新躺好，轻轻搂在一起，要睡了。

外面的风越刮越大，吹得窗户“啪啪”山响，好像什么东西急切地要进来，又好像什么东西急切地想出去。

“假如……”王涓刚想说什么，张清兆就掐了她一下，制止了她。

“你怎么不让我说话？”王涓小声说。

“别提这件事了。黑灯瞎火的，说什么招什么。”

王涓就不说了。

过了好长时间，张清兆突然转过头，问：“你刚才想说什么？”

“我想说，假如电话再响……”

她还没说完，电话果然又响了起来。

两个人同时抖了一下。

王涓一下就住了口。

黑暗中，只有那电话在响：“铃……铃……铃……铃……铃……铃……铃……”

张清兆猛地爬起来，伸手抓起了电话：“喂！”

等了一下，里面才缓缓传出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，似乎没有震动声带，只是靠气流发出来的：“火……葬……场……停……尸……房……”

张清兆一下就扔了电话。

三 火葬场

夜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了。

早晨，张清兆睁开眼，听到外面淅淅沥沥响成了一片。

这个夏天阴雨不断，松花江水不断上涨，防洪成了全市的头等大事。

张清兆爬起来，找到一件雨衣披在了身上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王涓问。

“火葬场！”

王涓愣了愣，轻声说：“你小心点啊……”

张清兆开门就走了出去。他没有吃早饭。

他不知道昨夜打电话的人是谁，他必须赶到火葬场整个明白。

火葬场在城南，八里路。

张清兆远远就看见了阴沉的天空中竖着一个高高的大烟筒，不过没有冒烟——这一带对死亡有另一种说法：爬大烟筒了。

火葬场大门口，有两辆等活儿的黑车停在雨中，都是面包。

张清兆把车停下来，披上雨衣，走进火葬场的大门。

那两辆面包车的玻璃上淌着雨水，隐约有两双眼睛在里面盯着他，充满敌意。

张清兆第一次到火葬场来。

大院里没什么人，很整洁，有大片大片的草坪，还种着美人蕉，那高大的花在雨水中鲜红鲜红的，有点像血。

张清兆走在水泥甬道上，不停地四下张望。

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来找谁的。

雨衣的帽子太大了，他只能看到前方，却看不到两侧，更看不到后面。

这雨衣让他想起了昨夜那一幕，心又“扑腾扑腾”地乱跳起来。

突然，他听见雨中响起“咔咔咔”的声音，好像有人朝他走过来。这个人一定穿着皮鞋，而且皮鞋上还钉着铁掌。

他左右转了转身子，到处都是雨，没看见人。

他朝后转过身来，终于看见了这个人。

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雨衣，帽子大大的，扣在脑袋上。他的脸很白，眼睛盯着张清兆。

张清兆不知道他是不是昨晚那个乘客，就那样愣愣地站着，看着他。

他一点点走近了，那双深深的眼睛一直盯着张清兆。

张清兆试探地叫了一声：“师傅……”

他停在了张清兆的面前，一言不发，等着张清兆的下文。

张清兆提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师傅，我想找一下你们这儿管尸体的人。”

对方终于说话了，他的声音有些嘶哑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……问他一些事。”

“你跟我来吧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。”

他说完，就继续朝前走了。

张清兆半信半疑地跟在他后面，不住地打量他的背影。

他的心越来越紧张，因为他怎么看这个人的背影怎么像昨夜那个乘客。

前面是一趟青砖平房。一排高高的窗子，安着铁栏杆。那些窗子都很小，黑洞洞的，更像透气孔。不过，现在这些窗子都关着。

平房的正面，除了窗子没有门。

看尸人带着张清兆来到平房的侧面，这里有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。

看尸人掏出一大串钥匙，摸出一枚，插进去，扭动了几下，“哐哐唧唧”地把铁门拉开，走了进去。

张清兆犹豫了一下，也跟着走了进去。

进去之后是一个很小的外间，只放着一张破旧的木桌和两把破旧的椅子，显得冷冷清清。桌子上放着一个脏兮兮的练习本，已经卷边，估计是登记用的。

除此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正对着铁门还有一扇铁门，走进去应该就是停尸房了。

张清兆第一次走进这种地方，脊梁骨一阵阵发冷。

那个人在椅子上坐下来，没有脱掉雨衣，也没有摘掉帽子，说：“你问什么？”

张清兆不安地看了看他，说：“我是开出租的。昨晚，我拉了一个乘客，他下车就不见了……”

“你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昨晚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不知道是谁打的，他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——火葬场停尸房……”

对方有些不耐烦了，说：“这跟我没有关系！”

“我想……”

突然，看尸人想起了什么，他盯住张清兆的眼睛，问：“那个乘客花了多少钱？”

“二十一块。”

看尸人似乎吃了一惊：“他给你的是一百块，你给他找了七十九块，是吗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看尸人呆呆地想了想，然后说：“你跟我来！”

他站起来，掏出钥匙打开停尸房里那扇铁门，走进去。

张清兆站在那里没有动，他突然有点不敢进了。

看尸人走着走着，感觉到他没有跟上来，就停住了脚步，回过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进来呀！”

张清兆低低地说：“师傅，我有点怕……”

看尸人突然笑了，说：“你要是不想看就算了。”

张清兆显然不甘心放弃，他左右打量着看尸人的两只眼睛，问道：“你到底让我看什么？”

看尸人说：“你进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！”

张清兆咬咬牙，慢慢走了进去。当他的脚跨进停尸房里间的铁门时，打了

个寒噤，“这里面怎么这么冷？”

“放冷气了。咱们这个火葬场没有尸体冷藏柜，有隔日大殓的尸体，就放在这儿。”

张清兆看到，这个停尸房中间，有一条长长的过道，两边是停放尸体的简易隔档，大约有三十个。隔档里是冰冷的铁架子床。

这个房子太空旷了，太寂静了，只有看尸人的皮鞋声：“咔，咔，咔，咔……”

外面是阴天，窗子又小，里面的光线很暗淡。

张清兆好像走进了某种不流动的时间里。

他朝两旁看去，多数的隔档都是空的，他只看到两三个尸床上蒙着白布，露出死尸的脚丫子。

他发现，那些脚丫子都显得比正常人的脚大许多。

他把头转过来，看了看前面看尸人的脚。

他的脚好像也比正常人的脚大许多。同时，张清兆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——这个人好像越走越慢了。

张清兆感到更冷了，他也慢了下来。

他忽然有了一种预感——这个穿雨衣的人接下来就会走进一个隔档，慢慢躺在一张高高的尸床上，用蒙尸布盖上自己……

张清兆停住了。

他猛地转头看了看。

那扇铁门，那唯一的出口，已经离他很远了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关上了。

看尸人回过头来，说：“你怎么不走了？”

在这个阴森的停尸房里，张清兆感到这个看尸人的声音更嘶哑了。他直直地盯着他的双眼，突然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脱掉雨衣？”

看尸人说：“你不是也没脱吗？”

张清兆这才意识到自己也穿着雨衣。

在对方的注视下，他又朝前迈步了。

看尸人也转过身，继续走。

他果然走进了一个隔档。

那里面躺着一具死尸，脸蒙着，只露出两只棕色的尖头皮鞋，长长的。那无疑是一双新鞋，鞋底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点尘土。

看尸人转过身，朝张清兆招了招手。

张清兆远远地站着，双腿好像灌了铅。

看尸人说：“你到跟前来。”

他吃力地朝前移了两步。

看尸人不再勉强他，慢慢掀开了那具死尸腰间的白布。

一只苍白的手露了出来。

它的血不流了，神经不通了，像一截僵直的木头。

张清兆看着这只手，头皮一下就炸了——它紧紧捏着几张钞票。

张清兆仔细查看这几张钱，惊悚到了极点——这些钱正是他昨夜找给那个乘客的钱，其中还有那张十元的假钞！

他的眼睛离开了死尸的手，慢慢朝上移，最后死死盯住了死尸脸上的白布……

千真万确，就是这具死尸，昨夜坐了他的车！

他始终戴着宽大的雨衣帽子，没有说一句话。

张清兆一直没有看到他的脸。

现在，这张脸蒙在白布下面，张清兆仍然看不见。

他紧张地对看尸人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赶快离开，然后，踉踉跄跄地退出隔档，跑到了外间。

看尸人跟着他走出来，返身把铁门关好，锁上。

外面响起了雷声，天更黑了，雨更大了。

张清兆惊惶地问：“这具尸体是什么时候送进来的？”

“昨天下午。”

“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手里这些钱的？”

“今天早上。我数过了，是七十九块。我还抽了几下，竟然抽不出来，就像夹在老虎钳里一样。我一直很纳闷，因为昨天晚上我离开时还检查了一遍尸体，并没有发现这些钱。”

“这个停尸房还有人能进来吗？”

“只有我一个人有钥匙。”

张清兆不说话了，他盯上了看尸人的雨衣。

看尸人低头看了看，不解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刚才，张清兆清楚地看到了那具死尸的袖子，他身上穿的不是雨衣，而是一件深蓝色哗叽上衣。

张清兆低声问：“昨天夜里，你的雨衣放在哪儿了？”

看尸人指了指墙上的一个挂钩，说：“我就挂在这儿了。”

接着，他又补充说：“昨天早晨天很阴，我来上班时带了雨衣。晚上，我看雨没下来，回家时就没有穿。”

这件灰色的雨衣昨夜一直挂在这个阴森的停尸房里。

就是说，昨夜那具死尸穿的就是这件雨衣！

要不然，刚才张清兆怎么一见到这个看尸人就心里发冷呢。

“我能进去看看……他的脸吗？”张清兆突然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到现在为止，我还一直没见到他的脸，我想看看他到底什么样子……”

看尸人摇了摇头：“他的脸已经没了。”

“没了？”

“他死于车祸，脑袋撞碎了一半。今天，美容师要用石膏给他做一张假脸，要不然，他昨天下午就烧了。”

“他是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
“前天晚上，六月五号。”

“是什么车撞的?”

“好像是出租车。”

“司机呢?”

“跑了。”

“他在哪里出的车祸?”

“王家十字。”

张清兆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抖了一下。

四 石膏脸

这件诡怪的事，让张清兆受了很大刺激。

他两天没有出车，躲在家里，回忆在停尸房的每一个细节。

到城里开出租车五年了，他每时每刻都很小心，没有发生过一次交通事故。

他算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假如撞了人，他不会逃逸。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的胆子很小，他宁可接受处罚，也不想日后被抓住严惩。

有这样一句话——常在河边走，没有不湿鞋的。

三年前的一天晚上，两个警察突然来到他家，把他带走了。

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到了公安局之后他才知道，原来，前一天晚上，在王家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：有个男人带着妻子过马路。

他妻子怀着孕，刚满九个月，丈夫陪着她遛弯。突然下雨了，很急，路面上转眼就有了积水。

幸亏他们拿着伞。

夫妻俩过路口的时候，猛地拐过来一辆出租车。

那车开得太快，而两个人又撑着伞，躲避不及，被那辆车撞了个正着。

司机明明知道撞了人，但是由于当时天黑，又没有人，他连刹车都没踩，猛轰油门疯狂逃窜了。

丈夫爬起来，看到妻子四仰八叉地躺在马路上，圆圆的肚子已经被轧扁了，鲜血溅了满地，他悲惨地叫了一声。

这是一起特大交通事故，那个孕妇和腹中的孩子都死了。

幸存的丈夫一口咬定他记下了那辆车的牌号——滨 A65927。滨 A65927 是张清兆那辆车的牌号。

警察对张清兆进行了讯问。张清兆百般争辩，声称他根本没有撞人。

警察当然不相信，把他留置了。

王涓听说张清兆被抓了起来，吓坏了，急忙从老家赶来，四处找张清兆的表哥，请他帮忙。

张清兆的表哥叫陈胜，在市交警大队当交警，他不在事故科，在宣传科，是科长。

知道这个关系的人，都以为张清兆是因为他才到城里跑出租的。实际上不